

Never
Say
Goodbye

不想和你
说再见



无处可逃
——作品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说再见
不想和你

Never
Say
Goodbye

无处可逃
- 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想和你说再见/无处可逃著. — 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500-1496-1

I. ①不… II. ①无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13522 号

不想和你说再见

无处可逃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
特约监制 丁元元

特约策划 马晓婧

营销统筹 蕊 蕊

装帧设计 粉粉猫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

责任编辑 吴砚晨

特约编辑 马晓婧

营销推广 陈 晨 李 鲜

责任印制 张军伟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710mm × 980mm

印 张 21 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6.00 元

ISBN 978-7-5500-1496-1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36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Chapter 01	
你比从前快乐	001
Chapter 02	
为了遇见你	081
Chapter 03	
误点	141
Chapter 04	
我很想爱他	189
Chapter 05	
温柔的悬念	239
Chapter 06	
咫尺盲心	297
Special Episode 01	
梦	317
Special Episode 02	
醒	325

Chapter 01

你比从前快乐



傅长川走进起居室，早餐一如往常已经放置在餐桌上。

玻璃长颈花瓶里是一支清晨刚摘下的白玫瑰，犹带着晨露，白色骨瓷盘和咖啡杯都已经预热过，可以让精心摆盘的食物和饮料保持着适宜的温度。椅子已经拉开了，他坐下去，随意铺了张餐巾在腿上，顺手展开了报纸。

报纸亦是被一丝不苟地熨烫过，又吸了表层油墨的，黄叔这个工作做了许多年，即便家里佣人不少，这件事也从不曾指派给他人。

在这样的全民信息时代，纸媒渐渐已经被各种掌上讯息客户端取代了。可在这个家里，清晨阅读报纸的习惯，却还是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。

傅长川翻到某一页，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秀挺修长的眉轻轻一折，浓黑深邃的眼眸淡淡移向右上角的页码，放下了手里的咖啡：“黄叔。”

黄叔大步走进来，笑着问：“先生叫我吗？今天的火腿是不是不合口味？煎得有些老吗？”

傅长川淡声说：“黄叔，报纸缺了两页。”

刚才还显得十分镇定的黄叔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想了想才说：“是吗？可能是报纸送来的时候就缺了两页吧。”

傅长川眉梢微抬，一如既往的没什么表情，却莫名让人觉得犀利到直透人心。

黄叔挪开了视线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说：“我拿走了娱乐版。”

傅长川用餐巾轻轻擦了擦嘴，只是收回了目光，继续翻开最后一页，视线仿佛凝住了。

黄叔轻轻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。

顷刻，他手里拿着刚才特意抽走的报纸，回到了起居室，递了过去。

彩色的娱乐版面显得比经济、政治版块活泼生动许多，傅长川修长的指尖按在薄薄的纸页上，又轻微地挪了挪，露出了一个标题。

黄叔一直非常注意他的神色与表情，顿时紧张了一下。

可是年轻人表情如常，只是垂下眼眸，掩藏起了剧烈收缩的瞳孔。

他扫了一眼内容，随手扔下了报纸，站了起来，“司机到了吗？”

“行李都已经放在后备箱了，小连也已经到了，随时可以走。”

“那走吧。”傅长川低头整理了一下袖扣，似乎已经忘了刚才那个小插曲，只是在离开起居室的时候，轻声说，“黄叔，下次她的消息你不用特意藏起来。”他顿了顿，因为体谅老人的好心，又放缓了语气，“怎么可能藏得住呢？”

黄叔有些局促，点了点头。

车子已经开过了花园，等在门口。

黄叔看傅长川修长挺拔的背影，步伐依旧是从容的，可他看着他长大，也了解他，莫名地觉得，他或许并不如外表那样轻松。

汽车缓缓驶离了，黄叔回到起居室，佣人已经开始收拾餐桌，正要收起报纸，黄叔从她手里接了过来：“等一等。”

他走到落地窗边，戴上老花镜，仔仔细细地读其中一条新闻。

早上他甫一看到“阮之”两个字，就抽走了这两页，此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，一颗心也直落到谷底。

“知名经纪人阮之又换男友，新男友疑似选秀新星沈垚……两人一起出入夜店，且在门口毫不避讳地热吻，随后一起叫车回到阮之的高档公寓，整夜未曾离开。”

配图是记者在夜店外偷拍到的一张照片。

许是因为夜色太深，距离又远，其实画质并不如何清晰，但是还是能看到一对男女拥抱着在一起，高个子的男生微微俯下头，轻吻女生的脸颊，甜蜜亲昵。

正在擦桌子的佣人恰好看到，惊呼了一声：“这是太太？”



出口的瞬间才觉得不妥，又怕黄叔责怪，连忙收声，低头用力擦桌子。

“她已经不是太太了。”黄叔合上了报纸，摇了摇头，只说，“记得不要在先生面前再提起。”

此刻在去机场的路上，连欢也察觉到老板有些不对劲。

他的脸色看起来很平静，可始终轻微地蹙着眉，一言不发，并不像往常出差路上，还会询问她一些行程的安排。

她只好安静坐着，也不开口。

手机嘀的一声，新闻客户端推送出了今日新闻。

连欢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划开看了一眼，又像火烧一样塞了回去，还偷偷瞄了一眼身边的老板，瞬间懂了。

车子行驶到容城机场的2号航站楼，办完登机手续，正准备过安检，手机响了。他看了一眼号码，走到旁边接了起来。

电话那头的女声带了些嘶哑，略有些低沉，一听就是带着宿醉，或许还没真正清醒过来，连名带姓地叫他：“傅长川，你是快要破产了吗？”

他抿了抿唇，那条唇线很明显带着不悦：“一大早你又发什么疯？”

“这个月的赡养费呢？”对方毫不顾忌地说，“每个月1号到我账上，这个月你付了吗？！”

傅长川沉默了片刻，把手机拿开了一些，对不远处的连欢说：“这个月她的钱打了吗？”

老板口中的“她”，只有那一位，连欢连忙解释说：“应该是前天打的，但是您的个人基金这几天正在审计核对账目，所以推迟两天，周五一定会到账。”她显然看出傅长川眉宇间是蕴着怒气的，更加小心地解释说，“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就给阮小姐打过电话，但是没打通，所以发了条短信给她。她没收到吗？”

傅长川知道自己的执秘做事向来妥当，也没再追究，只简单地说：“周五前一定会到账。”

电话那边却长久没有回音，过了一会儿，隐约听到有男生说“水好了”，她大概捂住了话筒，带着笑意，温柔而模糊地回应：“我马上来。”

转而对他说话时，阮之的声音又变得冷淡起来，轻描淡写地说了句“哦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

电话里传来忙音，傅长川深吸了一口气，打完这个电话，后脊背都有了汗意，不知是热的，还是因为此刻心底压不下的怒气。

“先生，登机了。”连欢提醒他。

“帮我改签一班下午的。”他突然间站起来，伸手松了松领带就往外走。

“先生——”连欢喊住他都来不及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朝着出口的方向大步走出去了。

司机已经开走了，这会儿正在高速上找出口掉头，傅长川也没心思等，径直叫了辆出租车就走了。从机场回到市区，正是最堵的时候，车子一路开得不畅快，走走停停的，到了长乐园都已经快九点了。

长乐园是容城的高档寓所之一，安保素来严密，除了业主登记的车辆，别的车子一律不放行。傅长川在小区门口下了车，走过大门口的安保室，一个保安喊了声“傅先生”。他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，有些面孔很熟悉，他彬彬有礼地回了一句“你好”。

“那个——傅先生，不好意思。”保安问，“您需要登记一下。”

“七幢二单元 1201，阮之。”他报了地址。

保安立刻满脸尴尬，伸手抹了抹汗：“那个，您在这里还有别的认识的朋友吗？”

“怎么？”狭长明亮的凤眸隐含不悦，傅长川已经隐约知道发生了什么，“是阮小姐说过什么？”

“阮小姐特意来交代过物业，说……如果您过来的话，不能放行，否则要投诉我们。”

那句话当真是说得小心翼翼，傅长川简直能想象得到她嚣张跋扈来这里的样子，这些保安也一定是吃了苦头，才不得不拦下自己。

他也不生气，打了个电话。很快，园区物业的经理过来了，狠狠剜了保安一眼，亲自开着车送他到了七幢楼下，这才离开。



电梯安静地上行到十二楼，这一层两户打通，当初是他特意买下来，方便她上班住的。结果她结了婚也不肯搬，只好是他搬过来，在这里住了快两年，直到两人分居。

房卡在离婚的时候就还给了她，密码……倒是不知道她换过没有。

傅长川伸手按下一串数字，没想到门滴答一声，竟然开了。他也没多诧异，鞋子也没脱，直接就走进主卧。

窗帘拉开了一半，床上乱糟糟的，显然主人刚刚起来。他忍着怒气，一下拉开了主卧里卫浴间虚掩的门。里边湿漉漉的全是潮气，浴缸里放满了水，年轻女人闭目躺在里边，似乎睡着了，并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。

傅长川甚至忘了撸起袖子，直接就把她拖了起来，顺手扯下一条浴巾把她包裹起来，打横抱到了卧室床上。

阮之在他伸手捞她起来的时候已经惊醒过来，想要挣扎，可是全身都被浴巾裹住了，手臂动一动都困难，只好拼命蹬腿，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：“傅长川你干什么！你这是非法闯入民宅！我要叫保安！”

他顺手把蚕丝被裹在她身上，阴沉着脸用毛巾给她擦拭湿漉漉的头发，依旧一言不发。

“你别碰我！”阮之挣扎着起不来，开始口不择言，“我要报警！我要告你！”

“你告我？”他短促地笑了一声，“我倒要看看，这里谁敢接这个案子。”他一边说话，手里也没停下，把她的头发擦得半干，顺手把毛巾一扔，“打电话给优优，让她陪你去医院。”

他松了手，她终于能从浴巾和被子里爬起来，靠着床头坐着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下午还有工作。”末了补上一句，“不要你管。”

傅长川半边袖子湿答答地贴在小臂上，也没理她：“你要是不介意我送你去医院被拍到话，我也可以勉为其难送你去。”

阮之瞪大了眼睛，猛地坐起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不会和你一起去的！”她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狐疑地盯着他，“你怎么知道我病了？”

傅长川嗤笑了一声，那表情似乎是觉得这问题太蠢，蠢到他懒得回答。

阮之抱膝坐在床上，身上一阵冷一阵热，脑袋像是涨成了两个大，还在拼命想他是不是又在自己身边安插了什么眼线。

她的脸色是真白，黑发披在肩上，下颌尖尖的，大概因为最近工作忙，又瘦了不少。傅长川冰冷的眸色略略缓和了些——这样安静的她，从来都会让他不由自主地发不出脾气来。他能猜到她在想什么，但是懒得去解释，只觉得衬衫湿得难受，想去换件衣服，于是走向衣帽间，一边问：“我的衣服你不会全丢了吧？”

步入式衣帽间的门一拉开，他话音未落，就怔在了原地。

里边藏着一个人，一个年轻男人。

身高与他相仿，宽肩窄腰，穿的是休闲运动背心和沙滩裤，身上肌肉线条十分明显。那张脸他是认得的——报纸上称他是阮之的新宠，“小鲜肉”沈珪。

两个男人对视了一秒，傅长川脸色变得铁青，额角的青筋都蹦起来了。可他到底还是克制住了，慢慢地转过身，对床上的阮之一字一句：“阮之，我能捧你到多高，就能让你摔到多重。”

他是真的发怒了。

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和他对呛，否则没什么好结果。阮之咬了唇，一声不吭，也没看他。果然，他转身就走，没多说一个字。

阮之靠回床上，看到沈珪的时候，脑子里那根弦铮的一声，彻底崩断了。

“你怎么还没走啊？”她拉了拉被子，现在已经喉咙痛到没法发脾气了。

“之姐，不是我不想走，我刚想闪人的时候，你老公就进浴室把你抱出来了。”沈珪无辜地指了指卧室一角的那张贵妃榻，“我又不敢走，只好躲进衣帽间了。”

“他不是我老公。”阮之揉了揉额角，“前夫。”

沈珪耸耸肩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阮之懒得回答他，只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他出去。

她用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，头发松松散散地披在肩上就出去了。客厅里，沈珪已经给自己煮了壶咖啡，正自得其乐地喝着，抬了抬头：“优优姐打电



话来了，说一会儿陪你去医院。”

她胡乱翻着家里的药箱，心里烦躁，偏偏怎么都找不到消炎药了，也没回头：“让她帮我买些消炎药。”

沈垚愕然：“你不去医院吗？”

“我如果是你，就没空这么关心别人了。”阮之淡淡地说，“得罪了傅长川，之前帮你争取的和RY集团相关的商演和代言都没戏了。”

“我不急，有你嘛！”沈垚笑嘻嘻地说，“之姐，你到底是为什么和他离婚啊？是报纸上写的那样吗？”

阮之手里的动作顿了顿，语带讽刺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“RY集团发言人证实，傅长川已经与妻子阮之离婚……世纪婚礼时星港盛大的焰火还没散去，这场灰姑娘式的婚姻在持续了一年零九个月后，终于还是破裂了。”

同结婚时的万人瞩目一样，两人的离婚被闹得沸沸扬扬，各种小道消息纷纷出台，霸占了各式头条长达半个月。性格不合是给出的官方说法，此外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，是阮之太过贪财，以及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嚣张跋扈，傅长川终于还是难以忍受，不惜支付了大笔的赡养费换取自由身。

“我觉得吧……”沈垚琢磨了一下，“新闻里写的还是挺有道理的。”

“行了，别贫嘴了。”阮之随手把沙发上的风衣扔给他，“保姆车到楼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头发理理，已经联系了媒体。”

沈垚怔了怔，隐约明白了什么，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之姐，你可以的。”

阮之笑了笑：“所以当初你拒绝了日月传媒，选择和我签约，没选错吧？”

没多久，助理优优带了消炎药过来，阮之吞了两粒就急着要走。

“可是上次医生说了，短期内要是再发炎，就只能摘除扁桃体会了。”优优有些担心，“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”

现在稍稍吞一口口水，她就痛得像是在吞一块烧红的炭一样，只好说得—很轻很慢：“唔，我处理完下午的事就去医院。”

“可是这样偷拍炒作，我怕……先生真的会生气。”优优跟了阮之三年，

自然和傅长川也很熟悉，“刚才他真的来了吗？”

阮之随手拍拍她的脸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别怕，没事。”

她先去美容院做了个面膜，闭目养神的时候，美容师悄悄退出去了。

没躺两分钟，手机就响了。她也没看号码就接起来，是公关部的同事，说新闻已经发出去了，她闭着眼睛说：“微博上的热搜词准备好了吗？重点别放错了，是沈垚。”

“已经在刷了。”对方犹豫着说，“不过，刚才接到了RY的电话，警告说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她睁开眼睛坐了起来。

“意思是不允许有下一次了。”

阮之回想起刚才傅长川离开时的表情，忽然间有些心虚，想了想，才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此时的容川机场，连欢已经重新办好了登机手续。她偷偷看了一眼老板，他的衬衣大概是浸过水，湿了又干就显得皱巴巴的，左手的袖扣都掉了，只好随便挽起来，脸色更是比之前难看了许多。显然，和前妻又吵架了。

过了安检他就径直去了一家机场的男装店，换了件新衬衣出来，随手就把换下的那件扔给了她。

“长川！”VIP候机室里有人看见他，笑着走过来打招呼，“又上头条了啊？”

杜江南。傅长川的朋友，也是美星娱乐的总经理，换句话说，是阮之的老板。

傅长川脸色更加不好看，冷哼了一声就坐下来。

“啧啧，当初我就劝你别娶阮之。”杜江南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“这女人太折腾了，换谁都吃不消。”

傅长川不接话，冷着眉眼，只松了松领口。

“……不过，你上午真的去捉奸了吗？”杜江南压低声音问，“他们真在一起了？”



“你怎么不去问你们公司的人？”傅长川淡淡地说。

杜江南哈哈大笑，摇头说：“天地良心啊，这几年美星的事我很少管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她一身毛病，还不是你自己惯出来的。”

傅长川的眉毛微微动了动，那表情看不出是笑是怒，又或许他本就心情不好，仿佛压根没听到这句话，凉凉地说：“你的话越来越多了。”

催促登机的广播又响了一遍，杜江南这才依依不舍地站起来：“我得走了。过两天一起喝酒啊。”

杜江南一走，周遭立刻安静下来。傅长川揉了揉眉心，伸手招了招坐在远处的连欢：“什么头条？”

连欢不敢说，只好递了平板电脑过去。

标题是很耸动，离婚后再捉奸，配上他出入小区，以及沈垚随后坐保姆车离开的照片，算是增加了不少真实度。他随手又点开微博，阮之的实名微博依旧没有更新，最新的一条是宣传公司旗下艺人电视剧的，下边却罕见地有了几百条评论，清一色都是沈垚的粉丝，有求放过的，有说祝福的，有说更多的是骂她“老牛啃嫩草”。

连欢斟酌了片刻：“林总那边知道了，也打过电话沟通过……”顿了顿，她小心解释，“这种新闻他们实在是不好压……应该是那边找人偷拍，直接就上热门了。”

其实不用这样委婉地解释，回来的路上他就已经冷静下来了。

十有八九，这是她早就盘算好的，专门挖了个不深的小坑等他来跳。

——当然，决定要去看她是自己心血来潮。她布置下的那些媒体原本也不是等着去拍他捉奸，或许一开始只是打算炒一下沈垚出入她的公寓而已。

拍到了自己算是意外之喜，最后敢这样大胆放出来的，也只能是她的安排了。

想到这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情竟然放松了不少，傅长川揉了揉眉心，挥了挥手，示意他知道了。

阮之做完了美容，化了淡妆，觉得气色好了不少。

优优开车载她回公司开会，红灯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她，依旧有些担心：“之姐，这两个会其实不算太要紧，你要是撑不住的话我还是先送你回去睡觉吧。”

她低低咳嗽了一声，嗓子又痛得像是被刀割过，她只好摆摆手，示意自己没事。

车子开进了公司停车场，周围只有一圈惨淡的灯光，优优拉上手刹，阮之刚推开车门，忽然间有个人影窜出来。

她直觉中感到不安，眼明手快地钻回去，顺手关上车门。

哗啦一声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进车厢——那人劈头泼了一桶液体，然后把桶子往车身上一砸，闪身跑了。

到底还有一些泼了进来，手臂上头发上都有，优优吓得一直问：“之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又不是硫酸。”阮之声音嘶哑，却很淡定，“别开门，打电话叫保安。”

五分钟后，公司的同事和保安都赶到了，阮之这才下车。

白色的卡宴车身上是大片的红漆，她踩在地上，未干的油漆很滑，差点就摔了一跤，最新款的 Miu Miu 高跟鞋也算是废了，至于身上的卡其色风衣，因为沾了半袖子的油漆，简直惨不忍睹。

同事们手忙脚乱，优优小心扶住了她：“之姐，要报警吗？”

“报什么警？等着别人看笑话？”阮之随手把风衣脱下来，当先走向电梯，当真脚下生风，直到进了电梯，下属们才反应过来，一声不吭地站在她身边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
大楼的七八九层都隶属美星传媒公司，电梯叮的一声来到九层，阮之当先走出来，和脸上的毫无表情相反，说电话的声音却很温和、甚至带着与对方熟络地笑意的。

“……是，欣然的新片，对，就是那部《默语者》，刚接到发行方的电话，说是可能提档，所以想协商一下宣传的事……”

她挂了电话，也不回头，语速很快：“安排三点和 DL 协商蒋欣然拍摄



封面照的会，晚上帮我约 RY 的林枫，就说是道歉，请他吃个饭。”

优优随身都带着便条纸，一件件记下来，恰好走到阮之办公室门口，她提醒说：“现在约的话林总监可能安排不过来……”

“没事，周五晚上他从不安排工作，都是陪家人的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你就说是家宴。”

“……欣然的《默语者》真要提档了？”优优迟疑着问。

阮之冷冷笑了笑：“这桶漆摆明了是孟丽找人泼的，估计是为了蒋欣然新签的那部电影的事。既然如此，我不回报一些，怎么算得上礼尚往来？”

蒋欣然新签约了一部好莱坞的大制作，国内一线女星也都铆足了劲想要争夺这块资源，最后蒋欣然是挤掉了日月的一姐何颖，顺利签约。当然，到了这个咖位，演技大家都有，比拼的更多是背后公司间的运作和人脉了。据说孟丽前期为了能让何颖上位，投入了不少，结果不尽如人意，又是被老对手美星打败，她当然是不甘心的。这桶漆，大概也是急怒攻心，也算出一口气。

阮之踢掉了高跟鞋，走到办公室的内间小卧房去洗脸。被泼了漆的 Burberry 风衣袖子上全是红色，她放在水下冲洗，又拿洗手液去搓，结果非但没洗掉，衣料上反而更加狼藉。阮之深吸了口气，抬头望向镜子里的自己，愤怒已经将她的脸颊烧得通红，她提着湿漉漉的衣服走到外间，按下了内线。

优优进来的时候，阮之已经平静下来了，只是把衣服递给助理：“送去干洗，这件衣服，一定要洗干净。”

优优怔了怔，接过来说了声好，心底倒是有些疑惑的。

阮之的身份摆在那里，自己赚得多不说，还是傅长川的前妻，从来都是买东西不眨眼的主。曾经有八卦杂志历数了她用过的某名牌包，别人买一个要预约半年，她提着不同颜色和皮质包，能从月初换着用到月末。就像刚才那双鞋子，因为沾了油漆，一进办公室就被踢掉了，反正她把这鞋子当通勤鞋，好看又好走，季初扫货的时候把专柜同一款式合适的尺码都买了，刷卡的时候眼睛都没眨。

照着老板以往的脾气，这件风衣脏了，那是该再去买几件一模一样的备用的。

现在……倒是挺节俭的，要洗干净了再穿。

优优拎了袋子，走前又说：“经纪人已经告诉欣然姐了，她在欧洲度假，这边确定的话，明天就回来准备拍照。”

阮之眯了眯眼睛，笑得有些阴冷：“何颖等了那么久才拍一个DL的封面，这次又被欣然截胡了，我倒真想看看孟丽的脸色。可惜慈善晚宴要到下个月。”

阮之年纪小，资历算浅，可在业内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做事果决，否则美星这样一个大公司，杜江南不会放心把艺人总监的位置给她。

优优看老板这副戾气刹不住的神色，就知道她是真怒了。今天这一桶漆泼上来，无异于扇了她一巴掌，她这人个性向来遇强则强，这口气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。她很快换身了衣服，当即出门去四季酒店和DL的主编饮下午茶，谈笑风生间就敲定了封面的事。

“之姐，出了口恶气吧？”走出酒店的时候，优优递上保温杯和药，“吃药，你喉咙好些了吗？”

回去的路上才觉得喉咙火辣辣地痛到要裂开了，阮之吃了两粒药，马不停蹄赶去下一站。

无论什么事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做到极致。

显然，在今天，她还没做到极致。

公司前几天的会上，原本已经放弃了RY的代言竞争，一方面是为了避自己的嫌，另一方面，这段时间蒋欣然风头太盛，什么事做得太绝也不大好。RY子公司的代言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既然日月那边争取了这么久，她也没必要再掺和一脚。

可现在，这个代言她也不会放过。

优优忍了很久，终于还是忍不住：“……可是今天上午，傅先生应该很生气吧？”

阮之闭着眼睛，答得漫不经心：“我又不是求他。”

对于RY的公关总监林枫来说，周五的确是家庭日。可是老板的前妻邀约，他实在是推脱不掉，只好赶到了饭店的包厢。